

【编者按】

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一系列论述精神，根据中共中央“今年在全党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”的要求，新云霄微信公众号推出【云霄党史】栏目，全面展现《福建苏区纵横·云霄卷》相关珍贵史料，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地学习中共党史和云霄地方史，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、砥砺前行，开拓进取，为建设宜居宜业宜创宜游新云霄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

云霄苏区纵横之西北边陲星火燃

饶平“温子良惨案”发生后，中共饶平、大埔、平和三县委紧急转移，紧急疏散转移。1929年初，隐藏在平和和大溪一带的饶平县委委员余丁仁、平和县委委员朱赞襄、大埔县委委员谢卓元等人，经常到云霄、平和、诏安三县交界处的三星、金坑、曲溪、跋下、仙石、龙透、七高寮、梅林等乡村秘密串联，访贫问苦，向广大农民宣传革命道理，撒播革命火种，打下较好的群众基础。

1930年9月，活跃在诏安龙龛寮、栗竹头地区的饶和埔游击团部，在闽粤边工委宣传部长余丁仁率领下，挺进云霄跋下村，镇压反动地主豪绅，组织农会、赤卫队，实施武装割据，并迅速向曲溪、金坑、三星及龙透、跋下、七高寮、梅林一带乡村拓展，在云霄和诏边形成一片赤色区域。11月23日，平和县委在《关于目前革命形势估量与党的任务决议案》中提出“与永、埔、饶发生密切关系，并

注意诏安、漳浦、云霄的工作”。随后，平和县委书记陈彩芹会同副卓元等人，在乌螺、大仑、枫脚、石赤美、石鼓、新楼、寮寮、桥头、祖溪、湖洋、乌石坑、龙镜一带乡村，发动群众，开展革命活动，迅速在云霄和诏边地区燃起革命烽火。

为统一领导闽粤边地区的斗争，南方局代表陈锦仪在大埔和村召开饶平、大埔、平和及闽粤边工委联席会议，决定组建饶和埔县委。1930年12月，在闽西特委具体指导下，正式成立饶和埔县委，书记邱宗海，统一领导饶平、大埔、平和和诏安、云霄五县的赤色区域，划分并成立十一个区委，诏安的官渡、秀寮，云霄的仙石、跋下、乌螺、大仑、平和的大溪为第四区。1931年3月，在诏安石下村召开饶和埔县委扩大会议，作出恢复老区、开辟新区的部署；选举产生新的县委领导班子，刘锡三当选为书记；饶和埔县委仍辖十一个区委，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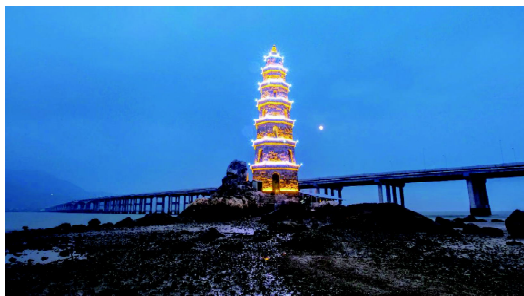
和诏边、云和边的云霄赤色区域仍属第四区领导，区委书记李和尚。随后，饶和埔县委改称饶和埔县委书记。

苏区中央局成立后，饶和埔诏苏区隶属于闽粤边特委。1931年2月，在饶和埔诏第一工区农兵代表大会上，陈彩芹当选为饶和埔诏县苏维埃政府主席，下辖9个区级苏维埃政府，拥有10多万人口，是中央苏区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处在诏安官渡和平和大溪之间的云霄赤色区域，是连接诏安苏区和平和苏区的红色走廊。1931年4月，饶和埔诏县委书记刘锡三、县委委员张华云假扮夫妻，到云霄跋下村创办“福成昌碗窑公司”，作为饶和埔诏县委联络点，加强对云霄和诏边、云和边赤色区域的领导。

饶和埔诏县委非常重视第四区的工作，尤其是云霄赤色区域的政权建设。县委书记刘锡三，县委委员余丁仁、谢卓元、张华云，区委书记李和

尚多次到云霄指导基层组织建设和政权建设。至1931年6月，三星、金坑、曲溪、跋下、龙透、仙石、七高寮、梅林等村都有较健全的农会、赤卫队组织，村村建立党支部，豪绅地主、保长、捐租纷纷逃往车仔圩、下河、上河等地。乌螺、大仑、枫脚、寮美、石鼓、新楼、寮寮、桥头、祖溪、湖洋、乌石坑、龙镜等村的农会组织，由秘密转向公开，村村组织赤卫队，开展减租减息、抗捐抗债斗争。6—7月间，饶和埔诏县委贯彻闽粤赣省委关于扩大红军的指示精神，在诏安秀篆石下村组建工农红军饶和埔第三连，连长邱春光、副连长黄佛、党代表苏国书。云霄苏区人民积极响应饶和埔诏县委号召，踊跃报名参加红军的，有二十多名赤卫队员被挑选至饶和埔第三连。该连下辖三个排，拥有100余人枪，成为保卫红色苏区、捍卫人民胜利果实的中坚力量。



石硇塔“定海神针”舰矗立在湛江出海口



绚丽闪亮的石硇塔

两山对峙如“牛相抵”一塔矗立似“定海神针”

本报讯（朱春桂 戴国望） 流贯云霄全境的漳江，经县城至佳州汇合成南、北港，闯过石关逶迤入海，两岸南北岐山束腹对峙，被当地人称为“牛相抵”。从远处极目眺望，有一座百年古塔于万顷波海中，小岛礁中突兀而立，宛如中流一柱，气势非凡。此塔状若笋尖，形同健笔，高达数丈，名曰“石硇”。

石硇塔系福建省境内唯一的海中塔。几百年来，钟灵毓秀的石硇塔与巍峨俊秀的将军山遥遥相对，一座坐镇山陬，一座雄居海天，它们与南侧的仙人峰和北侧的梁岳交相辉映，成为拱卫这开漳故城、千年古郡的天然屏障。

石硇塔创建于清康熙九年(1670年)，云霄进士陈天达募款在岛上建设一座小石塔，虽然塔身“不高不丈、

低小不称”，起不了补缺作用，但却发挥了航标的功能，而且将文风鼎盛当作第一要务的文人士绅，更注重建塔兴文的功能。乾隆四十三年(1778年)底至次年初，云霄丞李维瀛(乐陵贡生)相视地形，同云霄诸生议增其制，准备扩建石塔，但因募款困难而中止。此后的百余年间，岛上小塔频频缺损，后于嘉庆十九年(1814年)重建。

有关石硇塔的肇建，《云霄厅志》及石硇塔碑刻对此载述甚详，缘于堪舆补缺之议。在建塔礁石岛上，原有一间天然卵石，高达数丈，犹如“华表撑门”，守护着云霄厅的东南门户，是故明代人才辈出，科甲称盛。迨明末清初，郑成功以沿海为抗清基地，曾把石硇作为系船的天然碇使使卵石被巨浪冲刷成“甍碇粉甍”。自此堪舆者认为，笋石的消失致使漳江之水直

泻入海，毫无回旋余地，不仅直接导致云霄地理受到破坏，灵气散而不聚，云邑文风不振，而且过往船舶容易在涨潮时，被江心的岛礁撞沉。为弥补憾事，清康熙九年，云霄溪美人、进士陈天达募款在岛上建一座小石塔，但“高不盈尺，低小不称”。清嘉庆十九年，在振农和尚的倡议下，云霄厅同知陈福成募款四千七百多元，当年秋天动工兴建，历四月竣工。石硇塔建成后，清末林镇舆、张纲相继高中进士，石硇塔因此被视为建塔兴文和科甲兴盛的象征。

一直以来，石硇塔都如同“定海神针”一般矗立于湛江出海口，迎来送往着百御千年，成为云霄人引以为豪的一处人文景观。两百多年后的今天，石硇塔更成为云霄一座最耀眼的地标建筑，2019年1月，石硇塔夜景亮化工程竣工投入使用，每到夜晚，遥望古塔熠熠闪亮，宛如海上之东方明珠。同年九月，湛江湾特大桥全线通车，石硇塔更成为南来北往的旅客眼中最亮丽的一道海上风景。